

搏泥幻化

中國歷代陶瓷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搏泥幻化——中國歷代陶瓷展」已於二〇一〇年二月十日正式開放展出，這是以單一題材作為主題，呈現陶瓷發展史的展覽，和過去三年多以來，以各種質材文物呈現不同時期文化藝術發展脈絡編年展出方式有所不同。對多數人而言，這項改變可能只是展出手法上的改變，但是面對其他博物館同樣也以陶瓷為題推出新展之際，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陶瓷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大衛德爵士收藏展，以及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的新陶瓷陳列室等，都讓本院器物處策展人思索策展目的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相對於上述北京與倫敦等三家博

物館能夠藉由新陶瓷陳列室的推出，呈現出他們以考古出土文物參照皇室典藏，和世界陶瓷史視野切入的新展示手法。那麼本院應該要從什麼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展覽？關於這一點，我們是從博物館典藏與展覽之間密切相關的角度出發，從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去鋪陳中國陶瓷的發展面貌。當然在新展推出的同時，也期待獲得更多的迴響，一如本專輯刊載的文章，能夠從不同角度論述陶瓷史上的相關議題，延伸展覽的深度與廣度。



博泥幻化——中國歷代陶瓷展

陶瓷，是文明的象徵。從採石製泥、拉坯成形、施釉敷彩，至入窯燒成，軟泥轉變成了堅硬的陶瓷，恍如質材幻化。每件作品背後的文化因素，讓造型、釉色和裝飾紋樣呈現出豐富多元的面貌。帝王、監造者、工匠和使用者，共同形塑出時代的風格。陶瓷器吸引人之處，在於它們呼應著淵遠流長的歷史記事脈絡，同時也從窯業發展網絡中反映出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現象。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陶瓷器，多數承接自清代皇室典藏，再輾轉播遷來台。這些來自北京紫禁城、熱河避暑山莊與盛京（瀋陽）故宮等三處皇宮的陶瓷器，皆有清楚的典藏號可以追溯到它們原來陳設之所在，形成與其他公私博物館截然不同的特色。例如：宋以前的陶瓷器，本院收藏不豐，然而卻擁有傲視全世界的宋代名窯、成化鬥彩、盛清的瓷胎畫琺瑯，以及明清各朝的官窯瓷器。

本展覽乃根據本院典藏的陶瓷器，鋪陳中國陶瓷史的演變脈絡。

從釉彩變化的角度切入，觀察各個時期、各個窯口的不同釉彩變遷，及官樣裝飾在不同階段的發展。整個展覽依序分成「陶與瓷」、「新石器至五代」、「宋—元」、「明」和「清」五個展區展出。「陶與瓷」是導論區，引導認識生活中處處可見的陶瓷。「新石器至五代」呈現陶瓷器由原始到成熟的階段。宋金元時期則從生活美學的角度，來看各個窯口瓷器的裝飾與美感。明朝部分旨在陳述景德鎮御器廠的成立，燒造瓷器成為國家大事，而地方民窯亦與之競爭市場。清朝部分，呈現康熙乾隆三朝皇帝親自指揮御窯廠，官樣影響發揮至極致的現象；隨著國勢式微，終導致晚清的官樣作品混合著民間趣味。

此次展覽，除了讓觀眾了解中國陶瓷發展梗概之外，更希望藉由展覽引來交流與迴響，讓歷史典藏能再蘊釀出源源不絕的新發想。

陶與瓷

陶器和瓷器，都是取土和水、搏

揉成形、火燒烘煉而成的器類，改變了泥土的物理性與化學性，是遠古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重要發明，至今不歇。

陶器取土容易，不需太高溫度便可燒成；因此世界各個古代文明多能製陶，各具特色。陶器胎體多半粗鬆，即使有的外表施有瑩亮的低溫釉彩，也仍會滲水，敲扣之聲音瘡濁。古代中國常用為建築用材、隨葬明器、醬醢酒水的容器。

瓷器選取高嶺土類細膩瓷土成形，外表施有玻璃質光滑的釉料，高溫燒成，輕輕敲扣，會有清朗響脆的聲音。中國因瓷土豐富，最早發現瓷器窯燒的奧妙；並逐漸製作出青瓷、白瓷，乃至各類釉下、釉上彩料的繪染，刻劃、模印、堆貼等裝飾，繽紛豐富，多為餐飲、貯存、陳設賞玩之用，也供作祭祀、禮儀之器。

陶瓷器的胎釉經火燒結，不易在時光流變中風化消蝕；因此古代遺址中常見有陶瓷破片，記錄了人類文化的軌跡。研究者也常透過觀察燒造痕跡，瞭解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陶瓷製作技術。



唐 灰陶加彩仕女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青花文字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新石器時代~五代

西元前六〇〇〇~西元九六〇

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地陶器紛作，呈現初民活潑盎然的生命力。如黃河上游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以紅、黑、白色彩繪鮮明的幾何圖樣；黃河下游龍山文化的黑陶，則光澤黑亮、細薄如蛋殼；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器皿，也端整工細，足見選土作器、窯燒技術的進步與多樣

的美感。

陶器也在中國「事死如事生」的喪葬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隨葬的人俑、明器，常以陶土塑成。工匠們捏塑堆貼出儀仗、宴樂的生前景象，和趨吉避邪的死後靈界；這些形形色色的伎樂、僕從、文官、武衛，或雞犬牲畜、樓臺宅院，多見古代社會風貌和審美情趣。陶器外表也常加上低溫釉彩的裝飾，如漢代喜愛綠釉、褐

釉，古拙沈靜；唐代則常黃、綠、褐釉諸彩並施，鮮豔淋漓，後者遂有「唐三彩」之稱。

帶釉的高溫硬陶在商代已能見及，至春秋晚期的浙江地區已發展出釉色勻亮的青瓷禮樂器皿。不過瓷器的大量燒造還自三國兩晉起，有國家工師參與製作，也迅速為高官、雅士所喜愛，「瓷」字也開始見於詩賦吟詠中。



北宋 定窯 白瓷劃花蓮紋梅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元 龍泉窯 青瓷盤口弦紋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 官窯 青瓷葵花式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元
西元九六〇~西元一三五〇

宋、金、元時期，瓷器的燒造普及，著名的瓷窯通常以地名稱呼，造形、釉色、裝飾技法、製作技術，各勝擅場，各具獨特的風格樣式。

此時的白瓷作品，北方以河北的定窯、南方以江西的景德鎮窯為中心；前者釉色牙白，後者青白，二者皆擅長以流暢的刻劃或規整的模印為飾。黑釉瓷以福建的建窯最享盛名，釉間結晶如兔毫。花釉瓷則以河南鈞窯為中心，在乳濁青色中流淌出藍紫變化的色彩。此外，同樣運用氧化鐵為著色劑，卻燒出不同色系的青瓷。如耀州窯的橄欖綠、汝窯的天青、官窯的粉青及龍泉窯的梅子青，韻味各異。此時期的瓷器釉色素樸、典雅，造形簡潔、優美，裝飾紋樣上則多見擷取生活及大自然題材的風尚，深受皇公貴族、平民百姓，甚至海外市場的喜愛。

隋、唐以後，窯業技術普及，瓷器成為無分貴賤通用的器皿，窯

場廣佈各地，南方越窯青瓷、北方邢窯白瓷最受喜愛，而定窯、長沙

窯等瓷器也大量銷售鄰邦，遠及埃及、兩河流域。



唐 三彩天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北齊 加彩陶武士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唐 綠釉貼花花口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唐 三彩雙魚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成化 五彩蓮塘鴛鴦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宣德 青花穿蓮龍紋僧帽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十六至十七世紀 嬌黃凸雕九龍紋方盃「吳為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初 洪武到永樂 龍泉窯劃花芭蕉湖石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十六—十七世紀青花紅地描金花卉紋高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永樂 青花牡丹花紋帶蓋梅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西元一三六八—西元一六四四

陶瓷燒造是明朝的國家大事。明初，浙江龍泉窯和江西景德鎮都是陶瓷產業的主流，產品行銷全國各地，廣佈海外市場，同時也供應官方使用。

明初景德鎮正式設立御器廠，奠立了此後五百年景德鎮官窯的規模與制度。此時的官窯，政府直接發下樣式遣官管理，常制下品質與產量都有一定的控管，成品揀選後直接送至朝廷供皇室與官府使用。明朝官窯在永樂時開始在瓷器上書寫皇帝年號，成為往後多數時期官窯的定制。明朝官窯產燒的永宣青花、成化鬥彩、嘉萬五彩，都可說是後代難以匹敵的成就。

此時一般民窯仍生產瓷器，官窯、民窯兩者在品質、產量、窯爐形式，作坊運作模式乃至作品風格上，都有相當大的差異。

明晚期政治、經濟變遷，社會多元價值併起，官窯雖有優良的原料，但管理鬆懈，技術無章，民窯反是與官窯互為競逐消長。



清 康熙 珐瑯彩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元一六四四~西元一九一一

清朝官窯的產燒，由皇家主導掌
控，改善了窯廠制度與窯工待遇，因
此使得官窯產品能一直維持當時代最
佳的質量。盛清時期，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在帝王親自指揮和督陶官
勉力監造下，產造出技術、釉彩、造



清 康熙 孔雀綠釉獸面紋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形、紋飾皆一時之選的官樣作品，氣
勢非凡，有滿州王朝致力融入漢文化
脈絡的仿古與創新，亦見融合當時東
西洋異趣的裝飾風格。

乾隆晚期，御窯廠委交地方官
監督管理，官樣風格逐漸淡去，民間
大眾化的趣味增加。嘉慶、道光時，
雖仍承襲盛清風格，但數量、樣式不

復盛清生動、活潑的創造性。咸豐以
後，內亂紛起，景德鎮御窯遭兵毀停
燒；同治年間太平天國亂後，一度復
甦，掌政的慈禧太后積極經營個人用
器，用色鮮麗。光緒後期，窯廠交由
民間經營，所謂「官窯」，隨著宣統
帝退位、清代滅亡而結束。



清 十八世紀白瓷太平有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康熙 素三彩黃地褐綠雙龍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